

纽约意识流

NIU YUE YI SHI LIU

[驻美]王海龙/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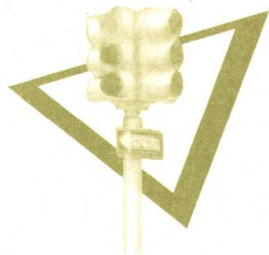
地球村发展随笔

DEVELOPMENT

社
会
文
化
发
展
探
索

纽约意识流

[驻美]王海龙/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纽约意识流/王海龙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3

(地球村发展随笔)

ISBN 7-80087-412-5

I. 纽…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0532 号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 66180781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2 850 × 1168mm 印张: 9.875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1—11000 册

定价: 17.8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 可向发行部调换

自序： 纽约的月亮和石桥的月亮

记得小时候批判过洋奴。洋奴说：外国，连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可是纽约的月亮不太亮也不太圆。纽约的灯太多太亮，霓虹溢彩，亮得几乎在曼哈顿的任何一条街面上你都可以彻夜读书。这么亮的夜把纽约的月亮都给映耀得没了活泛气儿了。

平生看到最圆最美的月亮是在下乡插队的石桥村。除了月亮，还有那满天的星。

石桥不是最穷的地方，但日子过得不好，整天在地里出死力，还常常吃不饱。我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处山脚下，这儿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白马泉。白马泉是个乱丧岗，坟茔累累，白骨森森。前些年要跟苏联打仗，山里挖了防空洞；仗没打成，村里因地制宜，把防空洞变成了全村人的骨灰置放地，几百口子逝者拥挤在那又黑又潮的洞中。

人到了极悲苦的时候，迟钝了很多。从小不敢走黑路的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个贼大胆，连害怕都不会了。

白马泉教会了我很多。冬天酷寒，河全干涸了，唯有泉底有水。严冷，树都冻死了，平时的涌泉都结了厚冰。早晨刷牙洗脸下泉坑得拿半块砖头砸冰，洞口随砸开随冻上，毛巾从水里拿出来一会儿就冻成冰毡，用之洗脸能把脸擦出血来。而夏天，这儿的酷热蒸暑及毒虫对人的折磨则更是难以言表。

我唯有玩命地接受再教育，拼命地干活，抵死地效力，肩头、手掌血泡重叠、经年不消，当年就被贫下中农评为十个工分的整劳力。对靠工分为生的农民而言，这个职称是对我最无保留的首肯与评赞。我记得最清楚，作为整劳力，第一年插队决定分红的时候，我一年血汗的报酬是108元人民币。村上大部分的人都羡慕我一下子得到了那么多的钱。

十几年以后，我有一次被明尼苏达大学邀请讲学，一小时的工酬是60多美元。粗粗一折算，一小时的工钱约是我在石桥5年的工钱。不管是在石桥还是在明尼苏达，我都没剥削谁，谁也都没剥削我，这钱我拿得都心安理得。石桥的钱虽少，拿在手里时却是那么沉甸甸的。

初出茅庐时我对这两次极不等价的劳动报酬在心里比较过那么一次。后来教书拿钱成了过日子，就像在白马泉的时候一样，对出力气和劳动报酬的概念迟钝了。

李玉和说过：有了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

对付。而我有了石桥的这碗酒垫底，不敢说什么样的酒全能对付，但一般的苦酒却着实能应付一阵子了。

纽约市的市长朱利安尼说：奥巴尼是纽约州的首都，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而纽约市则是全世界的首都！——这话够牛气罢？可不管是哪儿的首都，这总得是人呆的地方。这照耀着纽约夜空的和当年照耀石桥夜空的还都是那同一轮月亮。它一千年一万年漠然地照着，不管你的心情，也不在乎你说它圆不圆。因为在它眼里，没什么“外国”，人类只不过是它见过的很多种虫子里的一种虫子。

……

这本集子里，写得最多的是纽约，可写序的时候，不期然地忽然想起了遥远的石桥村，这不是意识流又能是什么呢。

◆ 盛季 靳平 李建茹 / 策划

 中国发展出版社

目 录

自序：纽约的月亮和石桥的月亮	1
美国的大纽约^①	
纽约名画拍卖亲历记	3
犹太文化纪事	12
鹿害	18
哦，爱尔兰风笛……	22
纽约的电台广播	29
《花花公子》和里根总统的女儿——帕蒂	47
达·芬奇手迹解读手记	55
美国的香水	62
纽约鬼节游行记趣	67
纽约 21 世纪图书馆	73
美国人与“世界杯”	78

我的美国“子弟兵”

弟子“悟得”	87
我的学生“爱因斯坦”	91
纽约的语言故事	96
同约翰论撒谎	105
“联邦调查局侦探”轶事	111
邂逅，在密西西比河畔	115
“美国道士”	122

昨日的温馨

姥姥二三事	131
桂珍姐	138
初识王丹凤	145
我与巴金的文字交	152
插队梦札	159
寄梦笔师	166
美自飘零梦自残	
——奥斯卡获奖巨片《钢琴师》及其余韵	172

一夜乡心五处同

家国万里札吴钧	
——华人圈外的华人	183
在水之湄	

MAK 2005

——华人圈外的华人	190
故乡的云 故乡的风	195
巴尔扎克在中国经商	208
夏志清与钱钟书	217
长春藤的窗口^②	
托起中国梦	
——晚清的中国晋家和美国汉学的一段奇缘	229
赤子心·老顽童	
——夏志清现象	245
我所认识的萨依澹：知识分子与民族良心	263
归来兮，逸出哥大的诗魂	
——徐志摩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夙缘	270
哥大罢工潮	284
“文化大革命”中的哥大学生运动	291

① 纽约市包括曼哈顿、布朗士、皇后区、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共五个区，总称“大纽约”。通常说的纽约市仅指曼哈顿岛。

② 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又是长春藤盟校的名校。通常被称为长春藤之珠或长春藤的窗口。



美国的大纽约



纽约名画拍卖亲历记

余少时尝学画，画师谨严且享时誉，是潘天寿先生的高足。惜时为“文革”中期，老人历尽沧桑，不愿传艺；感我精诚，收为关门弟子。吾师课徒极严，不才虽顽愚，熏陶日久，亦渐开悟。最为难得的是在那恐怖时期，竟能随师寝处，深夜与师偷读其视若生命的历代画帖。后随师游宁、沪、杭，得见很多名帖、珍存与真迹，在那个时代，这是殊为难得的。

命运多舛，我没学成画家，却被遣上山下乡。中途失教，画梦难圆，此怅恨却永镌我心。古人曰：“瞽者不忘视，聋者不忘听。”既有这难忘的缺憾和画瘾，此后我自是每言及书画事则来精神，每听画展则闻鸡起舞，趋奉而往。30年如一日去干某事，只要专心，总能有点收成。所以我手虽低，眼却渐高，对书画的鉴赏遂积有心得。日子久了，纵跟名家看画，也渐不会说出外行冒昧之语了。

在北京、上海读书时每有画展我则必去，无论中西，

遑言画种；及至来纽约，本正遗憾怕无国画可看，没想到这儿的精品绝不输国内，世界知名的大都会博物馆珍存着无数大家的精品，有许多都是我只在美术史著作中才见到的。这儿的收藏数量多，东西也精，一看货色就知道是深通个中三昧的行家操持的。由于精品多，没有场地一下子展完，所以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的中国古画是轮流展出的。你每次去那儿总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使你慨叹，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中国国宝。

除了“大都会”外，纽约自然还有多家美术馆、私人博物馆、收藏室开放，更有数百家画廊、展厅，只要你留心，几乎每天都有画展的消息。此外，还有一些有名的大大学的收藏，更有世界各地来纽约的巡回专题展览。纽约不愧为艺术之都，不然纽约人不敢夸口他们出门每碰到十个人中就有三个是艺术家。

博物馆和画廊的展出固值得一说，但最令我激动和难忘的却是看世界名画的拍卖。

世界最著名的两大拍卖行索思比（又译作“苏富比”）和克利斯蒂（又译作“佳士得”）的总部都设在纽约。这两大拍卖行固然也操持金银财宝房地产等物业，但它们最辉煌的事业却是拍卖人类创造的最高贵的艺术珍品。

两大拍卖行均坐落在富人和大亨聚居的曼哈顿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段，这儿是世界瞩目的中心。拍卖艺术品的规矩一般是在拍卖前把所卖的艺术品先展览四五天，这几天一定要包括一个周末，例如从星期六开始一直展到星期二，然后在星期三拍卖。留给观者或潜在的买主一个细心揣摩的时间。拍卖行地段好，设备好，展厅巨大，灯火辉

煌，其盛况决不亚于著名博物馆的规模。不同的是，这儿不收门票，由你尽情欣赏，且工作人员照顾殷勤得体，态度和蔼可亲。因为买主是爷，谁也不知哪人是来看热闹哪人是大款有备而来，这儿的交易大，得罪了买主谁也不敢当。但有一条——你去看画，必须行头穿戴像样；太寒碜虽不至吃白眼，但在那种地方，不论你多牛也会自惭形秽的。

观摩过后就是拍卖了。虽说拍卖理应来者不拒，但大型的、贵重的拍卖却是限制人数的。因为艺术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美元，能买得起的主并不是太多。那样，拍卖行就得做一次顾客调查，限制名额。

我有幸经中央美术学院一位著名教授引荐，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等一起出席过一次大型的印象派作品拍卖会。由于此次拍卖规模宏大，世界各地皆大肆报道，好多富翁从欧洲、亚洲专程赶来，拍卖前已经哄得沸沸扬扬。据这位教授介绍，得到入场票的途径一般有三种：一是纽约文化界名流、教授、达官贵人；二是富翁、大亨出得起钱的主儿；三是曾经在这儿买过画的主顾，尽管你远在天涯，他们也能设法找到并邀你前来。拍卖行对持票人等皆敬若贵宾，殷勤之至，而且保证一视同仁——不管你买画还是不买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得到票的人一般都必须向拍卖行提供自己的经济状况和一般档案，并预先报上自己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号码。如是，从外国赶来的人大都要抵押一张相当数额的支票。这样的考虑一是为了安全，另一个目的也是摒退一些只是看热闹而无真心买画的看客。

得到票的同时也会得到一巨册印制和装潢精美的拍卖品照片目录，其实这是一本真正的画册，值得珍藏的。画册上对拍卖品进行编号，因艺术品来自世界各地，种类繁多，而且世界上各种语言对它们的称呼不一，为怕产生万一的误叫或念白了音（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所以拍卖时一律按号码叫卖，同时展示原物与大屏幕的原件放大投影图片。有了这一巨册，知道了编码，你就可以喊价去买了。当然，不拍卖画的周末，看客也可以在展厅买这目录，只是较贵。拍卖行声称只收成本费，却大都在四五十美元一册。

有了这可按图索骥的画册，在拍卖前两天又看定了想买的画，富豪们在拍卖的时刻便云集拍卖厅了。在纽约住久了，多见怪不怪，但这高级艺术品的拍卖场仍是一个奇观。拍卖场如同一个时装展览会，各色大亨及有闲阶级毕至——即使是在纽约，也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到这样的场合来的。男人们穿着市上少见的高档服装，女人们花枝招展，极尽招摇之能事。在这儿，你最能看到纽约的绚丽、繁华、底气与浮夸，这正是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的最本质的东西。

印象派绘画的拍卖盛况几乎史无前例，恭逢其盛，使人不能不激动。一般地讲，拍卖的目录巨册上已标明了起价，想买的人又大都在卖前观摩期亲审了作品，抱定主意而来，在拍卖场上真正的较量就是钱的较量了。美国的收藏家有钱，但艺术品位不是最高。太古的不喜欢，太新的没把握，而介乎其中又成定论且雅俗共赏的印象派作品成为最抢手，哄价最高的画的个中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欧洲人最懂画，但没有美国人财大气粗；美国人倚地利且精于生意门槛，但却没有日本商人那样恃财凶横。这场厮杀是够瞧的。拍卖场的纪律严于战场，鸦雀无声，拍卖员表情木然，不敢有一丝感情流露或一个多余的动作（怕被人诬为暗示或泄露天机），喊价几十万、几百万时不露声色，真正是老到成精。像凡高、塞尚的画起价就是上千万，然后每有人喊价都是几十万、几百万迢递，这种争斗真是不露声色。几十万几十万地押价，喊的人和听的人似乎都已忘记了这儿说的钱，好像说的是废纸，只是一个让人们不必费心去思考的数字而已。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人们是那么漫不经意地在几十秒钟之内流水般地花去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这样大的数字，并不问买到或为意气逼使用远超出自己预算的价儿夺到的画儿值不值这个价儿。

这次拍卖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一流大师的精品，倒是印象派二流善画人物的一位巴黎画家的一个中幅。平心而论，画不错，功夫不浅，色彩也艳丽耐看。画的是一位巴黎舞女弯下腰身整理服装的一个身姿。背景是冷调子，画中人着绯色裙子，衬得褶子和反光都是灰调，光和色的对比很和谐悦目，人物也写实，是印象派里不坏的人物画。但起价太高——竟定到700万，我颇不服，以为没有哪个冤主会出这个价买它。没想到它竟爆出了整晚拍卖会的大冷门。不知何故，阔佬们为这幅画竟较上了劲，掰得你死我活。我留意到有一只举牌子的手就从没落下来过，表示他横竖不在乎，势在必得的架势。喊价到1000万以上时，大部分斗势者渐落，只有几名不愿露面而在地外用长途电